

宮本武藏

劍與禪

[日] 吉川英治 著



历史·武侠·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下

⑤ 空之卷

⑥ 二天之卷

⑦ 圓明之卷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重慶出版社

宮
本
劍与禪
武
藏

[日] 吉川英治 著 顏世俊 刘仲达 译

历史·武侠·文学 超值典藏本

● ⑤ 空之卷 ⑥ 二天之卷 ⑦ 圓明之卷

● 重庆出版社 2008年10月

京权(图字)01-2004-042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本武藏/[日]吉川英治著;颜世俊、刘仲达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2

ISBN 7-5366-7426-0

I.宫... II.①吉... ②颜... ③刘... III.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5948号

宫本武藏 © 1989,1990 吉川文子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GONG BEN WU ZANG

宫本武藏(上、下)

[日]吉川英治 著


颜世俊、刘仲达 译


特约策划 石 涛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丽刚

特约编辑 余守斌 李 杰

封面设计 吉安工作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世界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特约经销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949715/16/17-810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84.25

字数 1450 千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6-7426-0/I·1400

定价:120.00元



木曾路一片白雪皑皑。

白雪覆盖了整座驹岳山，山脊棱线有如一把弯刀，从凹陷的山顶一直延伸到山脚。阳光照着白雪反射出光芒，山上的树木已萌生淡红的芽苞，残雪开始融化，露出的地面看起来斑斑点点。

雪融化了，田里也露出浅绿色的田埂。当春天来临时，万物欣欣向荣，到处长满嫩绿的青草。

城太郎的体格日渐强壮，身体如头发般快速发育，可以看出他长大的模样。当他稍微懂事的时候，就涉足江湖，随波逐流。尤其抚养他的又是一个浪迹江湖的人，这使他尚未成熟就历经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个性上他比较老成世故，这些皆因环境所造成，无可厚非。但是，最近他已渐渐成长，却还不懂克制自己的任性叛逆，常常搞得阿通啼笑皆非。

“我为什么老拿他没辙呢？”

阿通时常对他摇头叹气，有时甚至两人怒目相向。

不管阿通怎么责备城太郎都无效，因为城太郎太了解她了。他知道阿通表面上生气，其实心底很疼爱自己。

而眼前这个季节又令他胃口大开，再加上他一向任性，不管走到哪儿，只要一看到食物就食指大动。

“喂！喂！阿通姐，买那个给我吃！”

他们来到须原之宿。以前木曾将军的四大天王之一今井兼平曾在此处修筑要塞，现已成为古迹，因此招来贩卖“兼平煎饼”的摊贩。阿通拗不过他，只好说：“只买这个，下不为例。”

可是城太郎走不到半里路就吃个精光，又是一脸饥饿状。

今早起床后，两人便在客栈的茶馆里提早吃了午餐，所以这会儿城太郎早饿了。爬过了一座山，来到上松，城太郎又开始打主意。

“阿通姐，有人在卖柿子干，你想吃吗？”

阿通骑在牛背上，充耳不闻，城太郎只好眼巴巴望着柿子干过去。没多久，来到木曾比较热闹的地方，也就是信浓福岛的街上，正是饥肠辘辘的时刻。

城太郎又按捺不住了。

“在那里休息一下吧！”

“好不好嘛，拜托啦！”

城太郎死缠活缠开始耍赖，说什么也不肯往前走。

“嘿！嘿！吃点麻薯吧！你不喜欢吃吗？”

卷一
第11卷

到后来也搞不清是在央求阿通，还是胁迫她。反正城太郎拉着牛缰绳，而阿通骑在牛背上，城太郎停在麻薯店前，阿通也拿他没办法。

“你稍微收敛一点，好不好？”

阿通终于忍不住生气了。城太郎赖着不走，连那头牛也与他狼狈为奸，一直嗅着地面寻找食物。阿通坐在牛背上瞪着城太郎。

“好，你再耍赖我就要告诉走在前面的武藏喔！”

阿通假装要跳下牛背，城太郎一直笑着，根本无意阻拦她。

城太郎故意使坏：

“我才不相信……”

因为城太郎吃定阿通绝不会向武藏打小报告。

阿通既然下了牛背，只好走进麻薯店。

“好吧！那就吃快一点吧！”

城太郎摆架子。

“老板，买两盒。”

城太郎大声交代完，到外面将牛拴在屋檐下。

“我不吃。”

“为什么？”

“老是吃个不停，会得‘吃’呆症。”

“好吧！那阿通姐那一份就给我吃吧！”

“唉！真拿你没办法。”

城太郎只顾着吃，根本听不进话。

城太郎一蹲下来，木剑就会碰到肋骨，妨碍他享受美食。因此他把木剑拽到背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眼睛还盯着来往的行人。

“还不吃快一点，别边吃边玩了。”

“奇怪？”

城太郎把最后一块麻薯塞入嘴里。突然跑到大马路上，用手遮着阳光，似乎在找人。

“你吃够了吗？”

阿通付了钱跟出来，却被城太郎推回去。

“等一下！”

“你又在耍什么把戏了？”

“刚才我看到又八走到那边去了。”

“骗人。”

阿通不相信。

“又八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

“可是我明明看到他往那边去了。他还戴着斗笠，阿通姐，你没注意到刚才他一直盯着我们看呢！”

“真的？”

“不相信的话，我去叫他。”

这怎么行呢？阿通光听到又八这名字就吓得脸色苍白，像个病人。

“不必，不必，如果又八要欺负我们，我们就去叫走在前面的武藏来对付他。”

但如果因为害怕碰到又八而老躲在这儿，那就会离前面的武藏越来越远了。

阿通不得已只好再骑上牛背。刚大病初愈的她，又遭此刺激，内心的悸动一时无法平息。

“阿通姐，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城太郎走在牛前，突然回头问阿通。

“我觉得在我们到达马笼山的瀑布之前，师父和阿通姐一路上有说有笑，我们三个人相处融洽。可是，为什么你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太开口了呢？”

阿通没有回答。

“为什么呢？阿通姐，你跟师父赶路时离得那么远，晚上也不睡在同一个房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城太郎又多嘴了。

本以为他不再要东西吃可以松一口气，可是这会儿又唠叨个没完。这不打紧，他还打破砂锅问到底地讨论阿通和武藏之间的情感。

“小孩子懂什么？”

阿通伤心之余无心回答。

阿通骑着牛赶路，体力恢复不少，但是她的心病尚未痊愈。

在那马笼山下的女瀑男瀑下的浅滩，当时阿通的哭泣声和武藏的怒吼声，犹如湍急的水声打在双方的内心，成为二人之间生生世世的误会，只要这个心结未解，深深的怨恨将永远无法消除。

当时的情景依然鲜明地映在阿通的脑海里。

“为什么我会那样呢？”

当武藏向自己表白强烈的情感和欲望时，自己竟然用尽全力拒绝他。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阿通除了深深后悔之外，百思不解自己为何会拒绝武藏的求爱？脑子里整天都在想这件事。

难道男人都是用强硬的方式向女人示爱吗？

阿通既悲伤又烦恼。长年来深藏在心底的恋爱圣泉，在经过旅途中的女瀑

男瀑之后,也像瀑布般狂野奔腾,搅乱了她的心湖。

除此之外,尚有一事更令阿通矛盾。虽然自己逃开了武藏亲密的拥抱,现在却又跟随其后,惟恐见不到武藏,好不矛盾。

因为发生这件事,所以两个人不讲话了,也不走在一块。

武藏虽然走在前面,但刻意放慢步伐配合牛的速度。当时他们相约一起到江户,武藏是不会食言的。有时城太郎在半路上逗留,武藏一定会等他们。

他们经过福岛闹区之后,来到兴禅寺。转个弯,爬上山坡,望见远处有座关卡。乌丸家发给他们的通行证非常管用,关兵立刻准许他们通过。道路两旁的茶屋里坐着不少人,看着他们走过去。

“普贤?阿通姐,什么是普贤?”

城太郎问阿通。

“刚才那茶馆有个像和尚的旅客,指着你说——那个女人好像骑马的普贤……”

“大概是指普贤菩萨吧!”

“原来是指普贤菩萨啊!这么说来,我就是文殊!因为普贤跟文殊两位菩萨都是形影不离的啊!”

“你是贪吃鬼文殊菩萨!”

“那你就是爱哭虫普贤菩萨,我们是绝配!”

“你又来了。”

阿通红着脸,不太高兴。

“文殊和普贤菩萨为何老是形影不离呢?又不是一对情人。”

城太郎又提出奇怪的问题。

阿通是在寺庙长大的,当然知道详情,但又怕说多了,城太郎会问个没完,只简单扼要地说:

“文殊代表智能,普贤代表行愿。”

话才刚说完,牛后有一名男子像苍蝇般尾随过来,那个人高声喊住他们。

“喂!”

他就是城太郎在福岛瞥见的本位田又八。

又八想在此拦截他们。

这个男人真卑鄙。

阿通一见到又八,恨意涌上心头,无法抑制。

“……”

又八一见到阿通,内心爱恨交织,热血沸腾。情欲形于脸,几乎要丧心病狂了。

再加上从京都一路尾随阿通和武藏,看着他们出双入对。虽然后来他们互不理睬,也不并肩走,但又八自己推测,他们一定是怕大白天引人注目才会如此。

到了夜晚，孤男寡女独处一室，必是干柴烈火不可收拾了。

又八胡思乱想，更加深了他心头的怨恨。

“下来！”

又八命令牛背上的阿通。

阿通不想回答。在她心中这个人已经死了。数年前，又八叫自己另寻对象嫁人，毁了两人的誓言。而且，前几天又八在京都的清水寺山上，持刀追杀自己。又八已是个面目可憎的人了。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谈的？”

阿通心想。也毫不隐藏心中的憎恨和轻蔑。

“喂，你不肯下来吗？”

又八再次咆哮。

又八和她母亲阿杉婆一模一样，不改往日在村子里的嚣张跋扈。现在又用命令的口吻对解除婚约的阿通说话，使阿通更加气愤。

“有何贵干，没事的话，我不想下来。”

“什么？”

又八走到阿通身边，伸手扯她的衣袖。

“不管怎样都给我下来。你没事，我可有事。”

又八无视于路人，大声叫喊威胁。

城太郎本来不吭气，在一旁静观其变，这时他丢下手上的牛绳，开口说道：

“她说不下来，就不要勉强她！”

城太郎声音洪亮盖过又八。假如光是动口，本来是没事的，没想到城太郎竟然还出手推了又八一把，使得事情变得无法收拾。

“噢？你这个小毛头。”

又八被城太郎一推，踉跄了一下。他重新穿好草鞋，挺着胸膛对城太郎说：“哦！我本来就看你这鼻屎眼熟，原来是北野酒馆的小伙计啊！”

“谢谢你的抬举，你当时还不是常常被艾草屋的阿甲骂得抬不起头来。”

这话揭穿了又八的疮疤，而且是在阿通面前。

“你这小鬼。”

又八正要出手，城太郎立刻躲到牛背后。

“你说我是鼻屎，那你就是鼻涕！”

又八气急败坏地追打城太郎，城太郎用牛当挡箭牌，在牛腹下来回穿梭，闪躲又八，最后还是被又八给逮住。

“你敢再说一次。”

“我当然敢。”

城太郎还没完全拔出木剑就被又八像抓猫般地甩到街边的树下。

卷八

城太郎跌到树旁的阴沟里，像只落汤鸡，好不容易才爬上路面来。

“咦？”

城太郎四处搜寻，终于看到牛摇晃着笨重的身躯载着阿通往远方走去。他看到又八抓着牛绳，并不断鞭打牛背，奔跑的时候扬起一阵尘土。

“哼！畜生！”

城太郎见状，急得手脚慌乱，只想到自己该负责，竟忘记赶紧向他人求救。话说武藏这边。

白云漂浮于无风的空中，肉眼根本看不出它是否在移动。

耸立云霄的驹岳，正无言地俯视着山坡上歇脚的旅人。

“奇怪，我一直在想什么呢？”

武藏从沉思中惊醒，看看四周。

他的眼睛虽然望着山峰，内心却纠缠着阿通的身影。

武藏自己也解不开这个心结。

女人心犹如海底针。尤其是清纯少女，更难以捉摸。

武藏穷思苦想，甚为恼怒。坦白向她表明自己的情感，难道错了吗？勾起自己内心欲火的人，难道不是她吗？自己只是毫不保留地对她尽吐热情罢了。她竟然用力推开拒绝，甚至像厌恶自己似地躲开了。

武藏内心交织着惭愧和耻辱，他感到无地自容。尝着男人苦闷的滋味，本来决心把这些烦恼付水流，洗净内心的污垢，然而这份迷惘却与日俱增。有时武藏自我解嘲：

“为何不把女人甩开，向前迈进？！”

武藏也曾鞭策自己，但这都是表面的借口罢了！

有一天晚上，他对阿通发誓，只要到江户，她可以选择自己喜欢走的路，而武藏也要追求自己的志向——因此他们才离开京都的。武藏有责任遵守诺言，怎能中途弃阿通于不顾呢？

“两个人再如此下去，我将如何练剑？”

武藏仰望山岳，紧咬嘴唇等着。看着雄伟的高山，更显自己的渺小，连面对驹岳都令他伤感。

“还没来？”

武藏等得不耐烦，最后站了起来。

因为阿通和城太郎应该在这个时间赶上才对啊！

说好今夜要在藪原过夜，而离官腰的旅馆还有一段路，眼见天就要黑了。

武藏从山冈回望一公里远的山路，根本不见人影。

“奇怪？他们会不会在关卡耽搁了？”

本来武藏还犹豫不决要不要管他们，现在看不到他们，反倒心乱如麻，一步也无法往前走了。

武藏于是沿原路跑回去。原野上有一些野马被他吓得四处奔窜。
“喂！这位武士，你是不是那位骑牛女人的同伴呢？”

武藏一跑回街上，便有个路人向前问他。

“咦？那个女子是不是出事了？”

武藏没等对方说完，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妙了。

2

本位田又八在关卡的茶屋附近，鞭打阿通所骑的牛，将人、牛一并劫走的消息，立刻经由目击的路人传开，现在这整条街道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

不知情的大概只有留在山冈上的武藏吧！离出事的时间已过了半刻钟，要是阿通发生任何危险，还来得及救她吗？

“老板！老板！”

下午六小时关卡木栅关闭，茶屋的老板也准备收拾摊子。他回头看背后气喘吁吁的人：

“你是不是把东西忘在店里了？”

“不，我在找半刻前经过这里的女子。”

“你是指坐在牛背上像普贤菩萨的女子吗？”

“没错，有人说她被一名浪人劫走了，你知道往哪里去了吗？”

“我没亲眼目睹，不过听来往的人说，那名浪人从店门前的坡道转入别的岔路，往野妇池的方向走了。”

老板刚要伸手指方向，武藏的身影便已消失在浓浓的暮色中。

综合路人的说法，也判断不出是何人为什么要掳走阿通？

武藏万万没料到下手的人是又八。之前他跟又八约好在前往江户的途中碰面，或是到江户城再相见。武藏从睿山的无动寺前往天津途中，在路边茶屋巧遇了又八，终于化解两人五年来的误会，再次重拾昔日的友谊。

“不愉快的往事全让它过去吧！”

武藏的鼓励令又八感激涕零。

“你也要认真努力，对未来充满希望。”

又八满心喜悦：

“我要学习、改过自新。请你视我如手足，引导我走上正途吧！”

武藏根本想不到说要改过自新的又八竟又干出这种事来。

武藏猜测，若非战后失业的浪人就是不得志、投机取巧的鼠辈所为。要不然就是人口贩子，或是这地方剽悍的野武士，才会做出此等下流之事。

武藏虽然担心，眼前却犹如大海捞针，惟一的线索便是往野妇池寻找。此

时,太阳已经西沉,天空虽布满星光,地面上却是伸手不见五指。

武藏照茶屋老板的指示前往野妇池,但怎么也找不到像池子的地方。眼前一大片田地和森林都是斜坡地,道路也变成上坡了,似乎已到达驹岳山脚下,武藏裹足不前。

“好像走错路了?”

武藏迷失了方向,环顾四周一片漆黑。只见驹岳巨大的山壁前,有一户被防风林环绕的农家。透过树林可见熊熊燃烧着炉火。走近一看,院子里有一头身上有斑点的母牛。武藏一眼就认出那是阿通所骑的那头,虽然不见阿通人影,但是牛被拴在厨房外面,正哞哞地叫着呢!

“哦!那头牛在那里。”

武藏松了一口气。

阿通的牛被拴在这里,毋庸置疑阿通也一定在这里。

可是——

到底是何方神圣住在这防风林内的屋子里呢?武藏小心谨慎,生怕打草惊蛇反会对阿通不利。

武藏躲在外面窥探屋内状况。

“阿母,您该休息了!您总说眼睛花了,却又老爱摸黑工作。”

有一个人从堆满薪柴和米糠的地方大声说话。

武藏屏气凝神地聆听其他动静。厨房隔壁点着烛光的房间,或是再隔壁有着破格子门的房间,隐约传出纺织声。

那位母亲听到儿子的话,马上停工收拾东西。纺织声一下子就消失了。

她的儿子在角落的屋里做完事,关上门之后又说:

“我现在要去洗脚,阿母快点做饭好吗?”

那儿子提着草鞋走到厨房坐在一块石头上洗脚。牛将头探到那儿子肩膀后。

那儿子摸摸牛鼻,又对着屋内始终没吭声的母亲大声说道:

“阿母,您待会儿忙完就出来看看,我今天可捡到宝了。您猜猜是什么?是一头牛!而且是头品种优良的母牛,不但可以犁田,还可以挤奶呢!”

武藏站在篱笆门外听得一清二楚。如果当时他够冷静,了解那个人之后,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鲁莽行为。但是武藏一感到不对劲,就立刻找到入口溜进去,并躲在房子外的水沟旁。

这个农家非常大,墙壁破旧,看得出是栋老房子。里面似乎没有工人也没有其他女人。茅草的屋顶长着青苔,无人清理。

“? ……”

武藏来到亮着灯火的窗前。他脚踩着石头,探头看屋内的情形。

他首先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剃刀。一般老百姓不可能使用这种刀。至少也是

颇有来头的武将所拥有的物品，因为皮革刀鞘上的金箔花纹虽已褪色，仍依稀可辨。

看来——

武藏思前想后，更加狐疑。

刚才那位年轻男子在屋外洗脚时，虽然灯火微弱，但仍可看出他的长相并非泛泛之辈。

那人身着及腰粗布衣，裹着沾了泥的绑腿，腰上系着一把大刀。他的脸很圆，头发用稻草向上扎起，眉梢看起来更为上扬。身高虽不及五尺五寸，但胸肌宽厚，足腰动作扎实。

“可疑的家伙！”

武藏在一旁窥视。

屋里果然有一把和一般农家不相称的剃刀。铺着蒿草的卧室空无人影，只有大灶的炉火啪啪燃烧着。炉火的烟从窗户吹了出来。

“呵！”

那股烟冲着武藏而来。他赶紧用袖子掩住口鼻，但已呛到喉咙，忍不住咳了一声。

“是谁？”

厨房里传来老太婆的声音，武藏赶紧蹲到窗下躲藏。那老太婆好像进到灶房来对她儿子说：

“权之助，仓库的门关好了吗？好像又有小偷来偷粟米了。”

“来了最好！”

武藏打算先擒住莽汉，再逼问他把阿通藏到哪里了。

老太婆的儿子看起来非常勇猛。除了他之外，也许还有两三个人会突然冲出来呢！可是，只要先抓住这个男子，就不必担心其他的人了。

武藏趁老太婆喊着“权之助、权之助”的时候，赶紧逃离窗下，躲到篱笆树林里。

一会儿，那个叫做权之助的男子从后面大步飞奔过来：

“在哪里？”

他大声地问：

“娘，刚才是什么事？”

老太婆靠着窗边：

“刚才我听到咳嗽声。”

“您听错了吧！娘，您最近不但老眼昏花，连耳朵都重听了。”

“才不是，刚才确实有人在这里被烟呛到才咳嗽的。”

“真的吗？”

权之助在附近来回走了二三十步,就像士兵绕城郭巡逻一样。

“娘这么一说,我也嗅到人的气味了。”

武藏小心谨慎,不敢立刻现身。因为在黑暗中,仍可看出权之助炯炯的目光充满敌意。

而且权之助全身上下戒备森严,无懈可击。武藏看不出那人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屏气凝神专心注视对方的身影。最后终于看出他的右手外侧到手肘之间,藏着一支四尺长的圆棒。

那不是支普通的擗面棍或棒子。也不是树枝,而是经过精心打造闪着光芒的武器。不止如此,在武藏眼里,那人与棒已经合为一体,可见这个男子平常随身携带武器,片刻不离。

“嘿!谁在那里?”

棒子猛然挥过来,掀起一阵强风。武藏受强风袭来,身子向旁一斜闪开了棒子的攻击。

“我来向你耍人。”

对方直瞪着武藏默不吭声。

“你快把从街上掳来的姑娘和男孩还给我。要是你不乖乖交出来并向我道歉的话,休怪我不客气。”

武藏郑重地说着。

这里的天然屏障驹岳山积雪的溪谷中,经常吹着刺骨的寒风,阵阵向人袭来。

“交出来,把他们交出来。”

武藏再次警告。

武藏比刺骨寒风更加冷峻的语气,令这个手握木棒、两眼直瞪着武藏的权利之助的毛发因愤怒而竖了起来。

“你这混账,你说我掳走的?”

“没错,你一定看他们妇孺好欺侮,就把他们掳走了。快把人交出来!”

“你,你说什么?”

权之助突然挥出四尺余长的棒子,速度之快,令人分不清打过来的是手还是棒子。

武藏除了闪躲之外,别无对策。眼见这名男子精湛的技巧,加上勇猛的体力,武藏心中暗惊,只能望着对方:

“不肯交出人来,你可别后悔!”

武藏说完,往后退了几步,而棒功高强的对方却吼道:

“少啰嗦!”

对方直逼过来,间不容发。武藏退十步,对方就逼近十步;躲五步,对方即紧追五步。

解丹本叶

武藏在闪躲之余，有两次几乎可以握住刀柄，但他觉得这样做太危险而放弃。

因为即使是在短时间内握住刀柄，手肘也会暴露在敌前。这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不会察觉这种危险，有的人则会有所戒备。由于对方的棒子攻击速度比武藏预备反击的动作还快，要是逞一时之勇，小看对方是个乡巴佬，可能就要吃一记闷棍了。更何况光从呼吸就可感受到对方的强劲，稍有闪失，便会露出破绽。

武藏小心谨慎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尚未摸清权之助的底细。

对方挥动棒子有固定的章法，而且步伐稳健，看起来浑身无懈可击。这个充满泥土味的农夫，连指尖都散发出高超武艺，非武藏以往所碰到的对手所能匹敌。而且这男子身上洋溢出武道精神的光芒，正是武藏梦寐以求却尚未达到的境界。

如此详述武藏内心的思绪，仿佛他们对峙良久。事实上，一切均在弹指之间，权之助不断挥棒攻击武藏。

“噢！”

对方发出怒吼，拳打脚踢，全力攻击武藏。

“嘿！”

他还口出秽言：

“你这混账东西！”

“王八蛋！”

对方时而单手，时而双手持棍。或打、或抽、或刺、或旋，变化万千。

一般的大刀，分为握柄和刀刃，只能利用刀刃伤人。而棒子不分方向皆可攻敌。权之助的棒子功，已达出神入化，就像拉面师傅在拉面条一样，忽长忽短，令武藏眼花缭乱。

“阿权，小心喔，对方可不是泛泛之辈哟！”

他的母亲突然从主屋窗口喊道。武藏如临大敌，对方母子也视他为大敌。

“娘，您别担心。”

阿权得知母亲在一旁观战，更加勇猛。但武藏却趁此空隙，唰——的一个闪身抓住阿权的手。阿权霎时有如巨石落地般咚——的一声背部着地，跌个四脚朝天。

“等等，浪人！”

那母亲担心儿子安危，猛捶窗台大叫。凄厉的声音穿过竹窗，传入武藏耳中。这一喊，阻止了武藏下一个攻击行动。

母子连心，骨肉之情使老母急得毛发竖立。

那老母看到儿子阿权被打倒在地，颇感意外。而武藏在摔倒权之助之后，本想砍他一刀的。

然而武藏并未下手。

“好吧！我等你。”

武藏骑坐在权之助胸前，并用脚踩住权之助仍握着棒子的右手，回头看了一眼那老母站立的窗口。

“？”

武藏面露讶异。

因为，老母已不在那窗口了。被压倒在地权的权之助不断地挣扎，试图挣脱武藏的手。没被压制的双脚不停地弹踢，企图以腰力和脚力来扭转败势。

老母觉得大意不得，便离开窗户从厨房旁的门跑过来。虽然儿子已经被敌人制服在地，那老母依旧破口大骂：

“瞧你这副德性，为何如此不小心呢？老母来助你一臂之力了，你可别输了。”

武藏本来以为那老母从窗口处叫自己等一下，想必是到跟前跪地求饶，不料她是来激励战败的儿子，要他继续努力奋战。

武藏瞧见老母的手上藏了一把没带鞘的剃刀，映着星光闪闪发亮。她站在武藏背后观战，并说：

“你这个臭浪人，以为自己有两下子，就可以欺负种田人吗？你以为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

以武藏目前的处境，几乎无法再应付背后的敌人。因为被他压倒在地的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他无暇分神转身。权之助不停地扭动，几乎快磨破背上的衣服和皮肤了。他企图藉全力的挣扎，帮母亲制造有利的情势。

“这浪人算什么？！娘，您别担心，可别太靠近啊！我现在就打倒他，让您瞧瞧！”

阿权呻吟地说：

“别急躁！”

老母又摇旗呐喊着：

“本来就不能输给这种野浪人，拿出我们祖先的英雄本色。木曾家族鼎鼎有名的太夫房觉明的血液流在哪里啊？”

这一说，权之助大叫：

“流在我身上。”

说完，抬起头咬住武藏的大腿。

权之助的棒子已离手，双手活动自如。现在又用力咬住武藏的大腿，使他无法施展身手。老母则趁此机会，拿起剃刀，朝武藏背后砍去。

“等等，老太婆。”

这会儿，换武藏喊停。因为他知道争强好斗是愚昧之行，再如此下去，必有人伤亡。

武藏

如果这般作为救得了阿通和城太郎的话也就罢了,问题是无法确定。总之,先得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武藏考虑再三,才要求那老太婆把刀放下,但她并未马上答应。

“阿权,你说怎么办?”

儿子虽然被制伏在地上,但老母还是要征询他是否要妥协。

炉中的柴火熊熊燃烧着,这一家的母子和武藏,双方把话说开之后,才知道这一切都是误会。

“哎呀!哎呀!刚才真是好险啊!真是天大的误会。”

老母这才放心地坐下来,他儿子也正想坐下。

“喂,权之助。”

“娘,什么事?”

“先别坐下,带那位武士好好地看一下屋内,好证明我们并未藏匿那位女子和少年。”

“对了,他还怀疑是我在街上绑架他们呢,真是太冤枉了。这位武士,请你跟我来察看屋内吧!”

武藏接受他们的招待,脱掉草鞋进到屋内,坐在炉前。这会儿又听到母子二人的对话。

“不,我知道你们是清白的,我不该怀疑你们,请原谅。”

武藏不断地致歉,权之助也觉得过意不去。

“刚才我也不对,应该先向你问明白再生气也来得及啊!”

说完,靠到炉边盘腿而坐。

话虽如此,武藏仍心存疑问。刚才在外面看到那头有斑点的乳牛正是自己从睿山带过来,交给城太郎,好让体弱多病的阿通骑乘的。

那头母牛为何会拴在这里呢?

“怪不得你会怀疑我。”

权之助回答道:老实说,虽然自己在这一带有一些田地,但在傍晚都会到野妇池捕鱼。今天返家途中,看见池边有一头母牛陷在泥淖里。

泥淖很深,牛愈挣扎就陷得愈深,所以我便把那头牛拉上来,一看是头母牛。我到处问人,怎么也找不到饲主。所以猜想这条牛一定是哪个盗贼偷出来丢在这儿的。

“当时我心里盘算着,一头牛抵得上半个人工。因为我太穷了,无力供养母亲,老天怜悯我,才送给我的吧!所以我就将它拉回家了。现在既然知道你是主人,我一定还给你。至于阿通和城太郎之事,我一无所知。”事情说清楚之后,武藏才了解权之助不但是个坦诚率直的年轻人,而且是个纯朴的乡下汉子。也因为他这种个性,才发生刚才的误会!

“如此说来，你一定很担心他们了！”

老太婆以母亲的口吻，对儿子说：

“权之助，快点吃，好快点帮忙寻找那两名可怜的同伴吧！如果他们还在野妇池附近的话就不打紧。但若已进入驹岳山区，恐会遭到不测。因为那里有很多山贼出没，专偷别人的马匹，甚至别人的农作物，万一碰上这些无赖汉就惨了。”

火把迎着晚风飘忽不定。

一阵强风从巨大的山岳直吹山脚下，席卷草木，引起一阵巨响。风吹过之后又是风平浪静，武藏不禁屏气凝神，倾听四周的动静。然而四周寂静得可怕，惟有闪烁的星星高挂在天空。

“朋友！”

权之助手上拿着火把，等待后头的武藏。

“真不幸，问不到结果。从这儿到野妇池途中，就是那座丘陵的杂木林里，有一户以狩猎和耕种为生的人家，如果向他们打听也没结果的话，就无法想了。”

“谢谢你热心的帮助。我们已经问了十几家，仍毫无线索，可能是我走错方向了。”

“也许吧！那些诱拐人口的恶棍非常狡猾，不太可能会往有人烟的方向逃走。”

这时已过半夜。他们两人整晚几乎走遍驹岳山脚的每个村落——野妇村、毋口村以及附近的山冈和树林，四处都走遍了。

武藏本以为至少可以打听到城太郎他们的消息，不料根本没有人看到。

而阿通姿色出众，如果有人见过，一定印象深刻。

但是，无论到那儿询问，那些农民都斜着头说：

“没看过啦！”

武藏因担心他们二人的安危而黯然神伤。与自己毫无交情的权之助竟如此卖力帮忙，令武藏更加过意不去。况且权之助明天还得下田工作呢！

“我给你增添太多麻烦了。再问一家，如果依然没有结果的话就别找了。”

“走几步路对我而言毫不费力气。但我很想知道那两位朋友是您的仆人还是手足呢？”

“他们是——”

武藏开不了口告诉对方那女子是自己的情人，少年则是自己的徒弟。所以便回答道：

“他们是我的知交。”

也许权之助同情武藏缺乏骨肉至亲而为他感到寂寞吧！只见他默不作声，径自走向通往野妇池的杂木林小路。